

综 述

拔罐疗法临床应用概况

崔 瑾* 张光奇*

拔罐疗法,又叫吸筒疗法、瘀血疗法。古称“角法”。早在晋·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中就记载有用兽角制成罐状,以吸拔瘀血。而清·赵学敏的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,专列了“火罐气”一节,对火罐应用的范围、出处、形状、适应症、使用方法等有较为详细的记载;且指出火罐可治“风寒头痛及风痹、眩晕、腹痛”等症。现在,拔罐工具以竹罐、陶罐、玻璃罐为主,操作方法主要有:投火法、闪火法、布架法、滴酒法、蒸气法、棉球法、先刺后拔法、走罐法等。结合现代科学技术,上海针灸研究所制成了“经穴电动拔罐治疗仪”,可控制负压,可根据不同的病情及部位深浅随意调节,不会损伤皮肤,弥补了传统火罐之不足⁽¹⁾。在治疗方面,广泛用于内、外、妇、儿、五官、神经科多种疾病。现将近三十多年来,火罐在临床各科的应用情况概述如下。

内科疾病

对呼吸系统疾病,治慢性支气管炎有取大椎、身柱、大抒、定喘、肺俞、风门、厥阴俞、心俞、天突、膻中、华盖、中府等胸背部穴位拔罐,胸背交替取穴,并体会到火罐对喉痒、咯痰、咳嗽症状的疗效较好,胸闷气短次之⁽²⁾;也有报道先灸天突穴,后于背部拔罐2~4个⁽³⁾。刘氏治慢性支气管炎则系以肺俞、心俞、膈俞、天突、膻中拔罐为主,并在上述穴位外敷中药⁽⁴⁾。对哮喘的治疗,有报道在大椎、风门、肺俞针刺后,于大椎和肺俞之间拔罐⁽⁵⁾;也有用三棱针在肺俞、心俞、膈俞点刺出血2~3毫升,后拔罐治疗⁽⁶⁾。

对消化系统疾病,霍氏在脐周采取对角刺,并用三棱针点刺出血后拔罐,治愈急性菌痢45例⁽⁷⁾。熊氏则沿膀胱经脊柱两侧脏腑俞穴拔走罐治疗五更泻,并体会到病程越短疗效越佳⁽⁸⁾。肖氏以不容、关门、天枢、滑肉门为主,配关元、足三里、胃俞拔罐治疗急性慢性胃炎,也取得好的疗效⁽⁹⁾。

对痛症的治疗,江氏取阿是穴、肩外俞、天宗拔罐治疗背腰痛;取肾俞、关元俞、气海俞拔罐治腰痛;

取太阳、印堂拔罐治头痛⁽¹⁰⁾。崔氏以刺络拔罐法治疗顽固性头痛,前额痛刺太阳、印堂,偏头痛刺太阳,头顶及后头痛刺大椎、百会⁽¹¹⁾。黄氏用在关节周围点刺出血、吸出瘀血及炎性渗出物的方法治疗关节炎⁽¹²⁾。吴氏以小竹管密排法局部拔罐治疗痹证⁽¹³⁾。阎氏治痹证90例,取阿是穴,用梅花针叩刺拔罐后再用艾灸,效果较好⁽¹⁴⁾。陈氏治肩周炎112例,以钹针快速刺入患者肩或附近的痛点,出针后拔罐,再辅以推拿疗法,一般连做3次即可⁽¹⁵⁾。

对其他疾病,有治风寒感冒,用三棱针在大椎穴点刺后拔罐,疗效显著⁽¹⁶⁾。姚氏治疗神经机能失调或条件反射的遗尿症,针刺骶部后拔罐,认为可使膀胱壁收缩,协助中枢神经恢复正常⁽¹⁷⁾。国氏治神经衰弱,先按摩心、膈、肾三对俞穴,再在穴上拔6~8枚火罐,治失眠效尤佳⁽¹⁸⁾。

外科、伤科疾病

治疗肿,一般取较病灶稍大的火罐在局部拔之,可消炎、止痛、排脓,还可减少因手术引起的炎症扩散。脓成与否皆可用之。亦可远端取穴,如在灵台穴先针后罐,再辅以外科敷药治疗疗肿⁽¹⁹⁾。局部拔罐还可治疗久治不愈的多发性毛囊炎,多发性疖肿及带状疱疹⁽²⁰⁾。丁氏还在大椎穴用三棱针点刺或梅花针叩刺后拔罐,治疗痤疮有效⁽²¹⁾。

对软组织损伤,拔罐可活血化瘀、消肿止痛。一般取局部阿是穴、压痛点、肿胀处,用梅花针叩刺后拔罐,也可循经上下取穴以疏通经气,对落枕、腰扭伤、胸肋及背部损伤、四肢肌肉关节损伤均可用之。如取养老穴快速针刺捻转,后在腰部拔罐治急性腰扭伤⁽²²⁾。治落枕取患侧悬钟,向上刺,用泻法,后于患部拔罐⁽²³⁾。

妇科、五官科疾病

拔罐疗法在妇科中的应用,报道较少,但经、带、产、乳疾病皆有治之。如有取肾俞向下透穴进针,结

* 贵阳医学院研究生

合走罐治疗妇女经行量少不孕者⁽²⁴⁾。有取十八椎下腰眼,再配八髎周围的络脉点刺拔罐,并配合健脾止带中药治带下病⁽²⁵⁾。有人治疗产后子宫收缩痛47例,取关元穴拔罐,并针刺足三里、关元⁽²⁶⁾。治产后乳汁不足者,针刺双侧心俞,三呼出针,再行拔罐⁽²⁷⁾。

在五官科的应用,多为远端取穴拔罐。如于氏在太阳穴针刺拔罐,起罐后贴一伤湿止痛膏,治迎风流泪⁽²⁸⁾。肖氏取肩髃、大椎、缺盆点刺拔罐治结膜炎、电光性眼炎⁽²⁹⁾。又杨氏在大杼拔罐,在翳风、颊车、下关、合谷等穴采取针刺、按摩、拔罐结合治疗牙痛数十例,一般2次即愈⁽³⁰⁾。

儿科疾病

用拔罐法治百日咳,报道较多。有人单取身柱穴拔罐治之⁽³¹⁾;有在大椎穴放血拔罐后,再针列缺、合谷、足三里者⁽³²⁾;有取璇玑、库房和肺俞、身柱,交替拔罐治疗者⁽³³⁾。对小儿慢性支气管炎(7~12个月幼儿),楚氏以大椎点刺出血后拔罐治疗⁽³⁴⁾。小儿急性支气管炎,刘氏取双肺俞、双神藏、双灵墟交替拔罐治疗⁽³⁵⁾。张氏以水罐法治小儿痰喘,取风门、肺俞、膏肓、璇玑、华盖、屋翳等穴⁽³⁶⁾。对麻疹合并肺炎,田氏取双肺俞拔罐⁽³⁷⁾;杨氏则取肺俞透风门,身柱拔罐,少商放血治之⁽³⁸⁾。另外,舒氏以水罐拔于腮腺肿大部位治小儿腮腺炎有良效⁽³⁹⁾。

对消化系疾病,陈氏治疗45例小儿单纯性消化不良,取双大肠俞为主拔罐,1~5次即愈⁽⁴⁰⁾。对小儿腹泻,王氏用针、罐、药综合治疗,取神阙、脾俞、胃俞、大肠俞、膈俞拔罐,取大肠经及胃经穴位针刺,药物为参苓白术散加味,或于四缝点刺出血⁽⁴¹⁾。赵氏则取神阙、气海、天枢、长强依次拔罐,每天早晨一次,疗效较好⁽⁴²⁾。栾氏在龟尾穴拔罐,治疗小儿腹泻⁽⁴³⁾。

神经科疾病

聂氏治面神经麻痹,在面部穴位透刺起针后,于大椎穴点刺拔罐,并内服牵正散⁽⁴⁴⁾。谢氏治中风口眼喎斜,在患侧太阳、阿氏穴(地仓穴后一寸)拔罐,取得满意疗效⁽⁴⁵⁾。赵氏治疗面瘫800例,采用多针透刺拔罐法,取穴分二组:第一组从额髁穴下后方一寸处进三针,分别透睛明、地仓、颊车;第二组为地仓透承浆、地仓透人中、颊车透听会、大迎、太阳透丝竹穴,均在起针后拔罐,全部有效⁽⁴⁶⁾。常氏用拔罐贴药法治三叉神经痛,穴选气户、风池、丝竹空、颊车拔罐,拔罐后用面粉团(含松节油、樟脑水等)敷贴,经治18例,疗效一般可维持一年以上,有四例两年内未复发⁽⁴⁷⁾。陈氏治颈椎综合征,选颈椎棘突痛点

为主,配天宗、肩贞、阿氏穴,用铍针刺至骨,出针拔罐,3~5天一次⁽⁴⁸⁾。季氏治肋间神经痛,先针患侧内关、阴陵泉透阳陵泉,再于痛点拔罐⁽⁴⁹⁾。刘氏治坐骨神经痛,针刺环跳、秩边、阳陵、肾俞,后艾灸拔罐⁽⁵⁰⁾等等,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参 考 文 献

- (1) 程子成:上海针灸杂志(3):9,1984。
- (2) 吴金有:新医学杂志,(1):19,1977。
- (3) 陈惠水:福建中医药(1):35,1958。
- (4) 刘益斌:中国针灸(1):7,1987。
- (5) 邵经明:赤脚医生杂志(5):36,1973。
- (6) 刘淑仪:江西中医药(1):41,1984。
- (7) 霍纯连:中国针灸(3):44,1985。
- (8) 熊路虎:中国针灸(3):9,1984。
- (9) 肖占魁:江西医药(4):162,1966。
- (10) 江一平:浙江中医药(5):259,1958。
- (11) 崔景胜:陕西中医(4):38,1983。
- (12) 黄宗勋:福建中医药(4):37,1958。
- (13) 吴振清:黑龙江中医药(4):27,1965。
- (14) 阎长淑:中国针灸(1):11,1983。
- (15) 陈英炎:福建中医药(6):33,1984。
- (16) 郭子光:新中医(4):36,1986。
- (17) 姚宝荣:中级医刊(11):52,1956。
- (18) 国振声:天津医药(2):83,1977。
- (19) 李枫:中级医刊(11):709,1965。
- (20) 谷国纲:中级医刊(11):44,1956。
- (21) 丁良能:中医杂志(4):22,1984。
- (22) 牟治修:浙江中医杂志(6):33,1982。
- (23) 叶受仁:中国针灸(2):24,1984。
- (24) 周道:江西中医药(2):58,1958。
- (25) 崔景胜:陕西中医(7):13,1984。
- (26) 福建龙岩专区医院妇产科:福建中医药(10):40,1960。
- (27) 邵守玉:山东医刊(5):37,1966。
- (28) 于怀宇:中医杂志(3):60,1984。
- (29) 肖国亮等:新中医(7):32,1984。
- (30) 杨启照:山东医刊(5):37,1966。
- (31) 孙雪亭:山东医刊(3):60,1960。
- (32) 陈惠冰等:福建中医药(6):14,1962。
- (33) 郑兰生等:中华儿科杂志(2):145,1960。
- (34) 楚金荣:浙江中医杂志(11):352,1965。
- (35) 刘继荣:中国针灸(2):44,1985。
- (36) 张崇孝:哈尔滨中医(2):16,1960。
- (37) 田正身:上海中医药杂志(2):84,1960。
- (38) 杨逢伦:哈尔滨中医(6):32,1963。
- (39) 舒中民:上海针灸杂志(1):18,1987。
- (40) 陈全生:上海中医药杂志(11):352,1960。
- (41) 王其祥:上海中医药杂志(9):30,1965。
- (42) 赵克然:中级医刊(3):175,1966。
- (43) 栾长业:赤脚医生杂志(5):25,1977。
- (44) 裴汉云:河南中医(2):39,1983。
- (45) 谢兆丰:北京中医学院学报(2):13,1960。
- (46) 赵密芬:黑龙江中医药(5):32,1986。
- (47) 常荣庆:中华口腔科杂志(1):43,1964。
- (48) 陈英炎:河南中医(3):34,1984。
- (49) 李宇俊:云南中医杂志(4):23,1985。
- (50) 刘荣平:中国针灸(6):8,1986。